

◎赵冬 主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我把我自己嫁给了

多伦多



我把自己嫁给了

多伦多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自己嫁给了多伦多/赵冬主编. —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04.12

ISBN 7—203—05180—3

I. 我… II. 赵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5239 号

我自己嫁给了多伦多

主 编:赵 冬

网 址:www.sxskcb.com

责任 编辑:张晓立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出 版 者: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临汾日报印刷厂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邮 编:030012

印 张:10.625

电 话:0351—4922220(发行中心)

字 数:264 千字

0351—4922208(综合办)

印 数:1—4000 册

E-mail:Fxzx@sxskcb.com(发行中心)

版 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Web@sxskcb.com(信息室)

印 次: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Rennshb@sxskcb.com(综合办)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

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

负责调换

目 录

· 在西欧我举行了“铁砧婚礼”	摇 摆	/1
· 西班牙，“捡回”的爱情就像红宝石	摇 摆	/11
· 在安道尔公国较量洋婆婆	晓 里 君 儿	/18
· 外国船长,用最高礼遇向我求婚	蓝 英 杨 敬 东	/26
· 荷 兰,我在那里当主妇	柯 迈 纳 夫 人	/36
· 我把自己嫁给了多伦多	彩 彩	/41
· 加拿大,抚我心痕的爱情梦乡	[加拿大] 安 妮	/47
· 等你,在编织“中国结”的日子里	郑 颖 蕾	/56
· 孤独的红帆船:我与黑人男友的风暴情缘	赵 苇	/63
· 老外迈克在中国学做丈夫和父亲	牛 车 水	/71

·洋女婿的中国情	王选 /79
·网络传情,保姆嫁外国电脑专家	泰达纯子 /83
·风雪夜,胡言乱语醉美人	余丽莎 /91
·命运让我们成为一家人	张洁影 沈菲 /98
·泪洒多伦多的婚姻之旅	董茜 /107
·俄罗斯式的爱情	盛祥兰 /116
·被骗异国,她顽强打拼俄罗斯	孙书林 李金波 /120
“租赁丈夫”,我俩的合同无期限	田璐 /130
·巴西恋人,你可知道我的尊严无价	董茜 /138
·女模特泪洒巴西利亚	柯宏达 /147
·醇美又苦涩,难忘我的牙买加之恋	陈虹 /156
·洋恋爱来临,我的初恋仍不变色	陆珊 /165
·爱不在乎花前月下	柳云 /174
·一朵校花从日本绽放到国内	钱骊 /182
·上海姑娘智救一对日本恋人	周敏曾 /191
·我的东京“鸳梦”昏暗无比	夏清晨 /197
·“沉甸甸”的洁白婚纱	张婴音 /207
·少女洋婚风波骤起	赵美萍 张蓉 /216
·父母双亲呀,“刁难”我的日本男友为哪般	青衿 /224
·我的东京恋情聚散匆匆	雪文 /230
·洋男友,我以尊严的名义揭发你	廖藤儿 /234
·异国情侣冲破重重阻力后的美丽爱情	阿铁 /243
·那是来自东京的爱情纠缠	张小西 /249
·嫁到好望角	田璐 /256
·我让非洲丈夫写下悔过书	辛心 /265

- 奔放“黄河恋”,我的洋婚进行曲 小兀 /272
- 我流泪,只为那个不能娶我的人 晓美 /279
- 发生在北京春天里的异国之恋 梅哲 /288
- 韩国“唐伯虎”长沙演绎新“三笑”
..... 阿呆 谢方一 /296
- 君住汉江头 叶倾城 /306
- 韩哥黔妹结缘,打造品牌人生
..... 文海 肖雄 /311
- 我的洋婚梦海天茫茫 温莉 /318
- 我在澳大利亚的生死恋情 董茜 /325

在西欧我举行了“铁砧婚礼”

◆ 摆 摆

郑慧娟 11 岁那年,父亲被派往德国,她被留在了福州外婆家。1998 年 9 月,22 岁的她获得了瑞典皇家奖学金,去瑞典皇家理工大学攻读计算机软件开发与应用专业博士学位。

近日,她回福州探亲时,向笔者动情地讲述了她在瑞典留学时一段“奇特”的情感纠葛……

我“暗恋”上了导师威廉先生

原以为,素有“北欧威尼斯”之称的水上都市斯德哥尔摩一定会让我“乐不思蜀”。没想到这里刚过 9 月份,长夜少昼的冬季就已袭临,且阴雨绵绵,从大学到公寓的寒风冷雨中要走二三十分钟,这让从中国南方来的我苦不堪言。

惟一让我觉得幸运的是,我遇到了一位“优秀”的导师威廉先生。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年轻的博士生导师,他 24 岁时就获得了哥德堡大学数学博士学位,至今已当了 8 年教授。

在每两周一次预约拜见导师威廉时,他总会耐心地问我学习进展情况,他是那样的和气、文雅,知识渊博。最让我感

动的是，他每次给我指导完功课道别时，总是叮嘱我：“慧娟，有难解之处可来找我。”

10月的一天，小组里的4位同学约定去斯亚米索尼滑雪，由师兄比尔说服了威廉先生和我们同行。

这是我第一次滑雪。不久，威廉滑至我身边，问我：“你看上去有些紧张？”我点头，无端地，心如小鹿碰撞，险些在大转弯处失控撞上松树。

然而，我刚躲开松树，却愣头愣脑地加速向威廉撞去。比尔在身后大喊：“快躲开，威廉。”比尔话音未落，几乎是同时，威廉和我一同翻下雪山断崖……

似乎过了很久，我才恢复了意识，慢慢支撑着起来，竟看见雪地上有着殷红的血迹，威廉趴在一旁一动不动。我吓得双腿发软，紧紧地拽着他滴血的左手不放。比尔和其他同学聚集过来，有女孩的惊叫声，也有人大叫：“叫担架来！快！”

医生给威廉摔伤的左手臂动完手术后，说：“石膏过一个月便可拆除。”我总算吁出一口气了。护士问我们：“谁留下来陪他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是我。”威廉醒来后，我帮他拧毛巾，替他擦脸时他却婉拒了我。他真的很客气，我想。

第三天，威廉浑身打冷战，额头发烫。我又拿了一床毛毯，替他盖得紧紧的。当护士正要把体温计塞进他的嘴里时，他突然呕吐起来，然后体温越来越高，威廉又染上了肺炎。他足足发了10天高烧，似乎脸庞都烧肿了，也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刻，右手手臂上一天到晚要打十几瓶点滴。有时，看着药液一点一点地滴入他的身体里，我的眼泪就淌了下来……

威廉烧退后，看见我仍然守护在他的病房，脸上似乎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。他把右手轻轻地按在我的手背上，表示谢意。我足足守候了他两个星期，可他好像并不领情。

威廉出院后，倒是让我当了他的助教，给那些上他课的

硕士生们再讲解一遍功课，享受一份薪水。这样，几乎每天我都能见到他。我的心里又充满了莫名的喜悦。

说来奇怪，有时候我看着威廉，也无从找出他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。他总是西装革履的，连去遛狗时也是。他个子不高，肚子也有些腆出。但是一看见他，我就忘却了这些，只会怔怔地向他微笑，眼神迷茫。也许就像外婆老爱说的，男人真正值钱的，就是气质与学问。

圣诞假期开始的第一天，威廉让我参加他的家庭派对，我尽量去得早，但到达时，比尔早已在厨房帮助威廉摆弄食物。威廉见到我，不肯让我插手。

威廉的住宅有三面是由落地玻璃密封围墙的阳台式的“太阳房”，难得见到阳光的瑞典人巴不得全力留住阳光。威廉让我捧着咖啡杯，坐在“太阳房”里享受“日光浴”。中午，一共来了5个客人，我是其间惟一的女性。我们在花园的草坪上烧烤火鸡腿、羊肉排、玉米棒子、土豆……美丽的时光，美丽的天气，美丽的花园，我陶醉其中。

威廉对我的爱视若无睹

12月13日这天，我依照预约去威廉的办公室问他功课后，他要去市中心购物，就问我：“你去吗？也许我可以捎带你一段。”

当威廉的车子驶入市中心街道时，只见街市一片欢腾。威廉恍然想起似的说：“噢，一年一度的露西亚节。”那些装扮成光明女神“露西亚”的瑞典姑娘们，穿着白色长裙，头戴点燃灯火的花冠，一路载歌载舞。“但是，我对姑娘们不感兴趣。”威廉很快地说。也许是司空见惯了罢，我没有把威廉的话放进心里去。

父亲担心我当了助教以后，耽误了博士论文的写作，建议我：“何不去应聘，在实际操作中验证你的论点。”两个月后，我写出的求职信有3封得到了回复，我决定向威廉辞去助教一职，而去瑞典爱立信公司科研开发部打工。

没有预约，我去威廉办公室有些嗫嚅地告诉他我去应聘的事，又不安地补充说：“现在才来告诉你，不知你会不会责怪我？”

“没关系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。”威廉大度地说，“我该恭喜你可以一边读博士一边工作了。”并且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他还提议庆贺一番。我高兴地说：“那么，我们一起去中国餐馆，可好？我请客。”“不可以让我的学生请客。何况，我还要谢谢你曾经看护了我两周时间。”

吃完中餐后，威廉兴致似乎很好。开车送我回家时还问我，可否去他家小坐片刻，我几乎欢呼起来，但是到达他家门口时，他却紧张地说：“噢，我忘了带门钥匙了。”我正在揣度他是不是突然改变了主意，他却说：“嘿，我还有备用钥匙，就放在窗台上那几盆蓝色风信子花里，你猜猜在哪一个花盆里？”我随便伸出三个指头，威廉哈哈大笑，并没有问我是怎么猜对的。

进房门时，我很随意地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里，但他轻轻一扭身，我就落空了。威廉陪我坐在了“太阳房”里，我试着告诉他，我是“超级演员”，30秒之内我就能让自己泪流满腮。他不信，似乎也不感兴趣。我当即哭给他看，我眼圈红红地望着他，但他竟然无动于衷。

当威廉进入厨房时，我突然发觉自己只是他宽大房间里一个顾影自怜的“水仙”。他从烤箱里端出盘香橙苏芙哩，客气地说：“这是我最爱吃的甜品，不知你会不会喜欢？”他的话几乎迷惑了我。向他道别时，我想他会亲吻我的脸颊，但他只

是象征性地轻握了一下我的手。

我认识了萨阿米人帕特

星期一我去爱立信公司上班，替瑞典人办公倒也轻松，年轻人之间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我恢复了两周拜见一次导师威廉的习惯，地点只是他的办公室，话题也只是功课，威廉没有让我同他更深交往的意思。

这年瑞典的冬天，漫长得几乎令我窒息。

1999年3月的一天，竟碰上百年不遇的暴风雪。下了班，同事帕特等候我，他想开车送我回家。到家时，为了感谢他，我主动邀请他进屋喝一杯。帕特是瑞典北方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萨阿米人，他高大而英俊。他一进屋，蓝眼睛立即转向我：“慧娟，你有男朋友吗？”我缓缓地摇头，眼泪就流了下来：“我爱他，可他不爱我。”帕特眼神充满关注和同情，他为我拭去眼泪，我平静了下来。

帕特有时候也不请自来我的公寓喝中国茶，我当他是好朋友，喜欢向他吐露心事。有一天，闲聊时，我告诉帕特，我父亲想让我去柏林看他。帕特说：“好啊，我可以做你的导游，我们先去东部柏林，再去南部慕尼黑，西南部黑森林……”

父亲见到帕特，很欣慰，以为他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也不加解释。帕特实在是个很好的玩伴，他带我去冰湖岸上的斯克鲁奇，穿行在举世闻名的神秘“黑森林”。大雪覆盖之下，这一片野生森林浓密的老树粗桠杈，以及触眼可及的变幻的湖泊、水坝，峻峭的冰峰，自山顶往远处延伸的自然风光，让整个森林更有了一种摄人魂魄的壮观与静美。这些让我暂时忘记了难以亲近的威廉先生。

我们在有300多年历史的斯奇弗饭店住下，它位于村中

心的湖岸之间。这一带许多大斜坡的草屋顶、五颜六色的村民着装和布谷鸟钟，都叫我兴奋不已。在斯奇弗饭店，我们品尝了最负盛名的流溢着奶酪、饰以水果和果仁的“黑森林蛋糕”。席间，有一流动摄影师将相机对准我们，我和帕特的两张笑脸一齐迎向镜头。摄影师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，就将我们的影像胶印在钥匙扣的挂饰里，我因为身边有一个喜欢自己的异性朋友，而有一种踏实的安全感。

6月里，帕特带我去他的北方家乡过“仲夏节”。节日前夕，帕特让我去田野采摘七色野花放在自己的枕头下，说：“这样，你理想的丈夫，就会出现在你今夜的梦里。”

那夜，最后的蝉声已经沙哑，我却仍旧不能入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帕特就来敲我的门，然后，他拉住我的手，和村民们一起绕着花柱围成一层层的圆圈，在小提琴和手风琴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。我一边跳着，一边却懊恼地想：“要是昨夜我睡着了，不知威廉会不会入梦来？”

原来我的“梦中王子”是个同性恋者

回到公司没几天，我成功地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电脑程序，令论文有了突破性进展。下了班，我依然兴奋不已，临回家时拐道去找威廉，我多么想让他早点知道我的成果。

我摁响门铃，没有人应门。我将手伸进窗台上的第三个花盆里，那枚门钥匙果然还在原处。我将它插进锁孔，大门应声打开，我听到喘息声，也许是威廉父亲豢养的狗放在威廉家吧，但是奇怪的是没有狗吠声。

我关上门，穿过门廊，厅内的情景使我顿然大惊失色。两个人，赤裸的两个人纠缠在一小块方形俄罗斯地毯上。“啊——”我惨叫一声。他们齐齐转过头。我如同白日见到鬼

魅，双腿僵住。地上的人，竟是威廉和比尔。

怪不得威廉跟我说他对姑娘们不感兴趣。这一刹那，我明白了我的暗恋是多么愚蠢可笑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的，甚至忘了是否带上了房门。

我跌跌撞撞地喊了一辆的士往公寓方向逃去。我哆嗦着摊开电话本子，找到帕特的号码，拨了过去。他不在家，我几乎声泪俱下地留言：“你可不可以一回来就来看我？帕特！”

我眼泪哗哗地淌了一脸，我和着泪水，将帕特留给我的一瓶马爹利灌冷水似的灌进了嘴里。然后，从不会喝酒的我便呕吐了起来。当我从洗手间出来时，就听到电话铃声大作。“10分钟，”帕特说，“慧娟，等我，我就来。”

帕特敲门，我摇晃着到门口，刚放开门锁，就瘫倒在地毯上。帕特抱我进客厅，把我放在沙发上，焦虑地问：“慧娟，你喝多了？”“没有，”我直瞪瞪看着帕特，“帕特，陪陪我。”“不，我现在就走。你好好地睡一觉，明天一早我再来看你，可好？”

“为什么我求你，你也不肯留下来陪我？帕特！”我哭叫道。“慧娟，好好地睡觉，我送你去卧室。你这样苦待自己，让我心痛。”帕特向我扬扬手，轻声说：“明天见。”只听见“呯”地一声，门关上了。

夜半醒来，我头痛欲裂，刚要去厨房拿杯水，却闻到一股淡淡的烟草味道，正诧异，“你好点了吗？”我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是帕特斜倚在沙发上。“帕特，”我失声道：“你没有离开。”他说：“你让我放心不下。”

他起身，揽住我，突然撩起我的黑发吻我的脖颈，喘口气说：“我从一见到你就喜欢上你了。从现在起，我要在你的长发下埋藏一万个吻！”“谢谢你一直陪我。”我抱紧他，无言哽咽。

阴霾散尽，我终于找到了不老的“铁砧爱情”

我不能再读我的计算机博士了。或者，我可以从头开始，另外找一个导师，或是一所大学。我让帕特代我向公司请假，我还不想失掉我的工作。

才午后，帕特就提前下班来看我，见我额角烫得厉害，赶紧出去买退烧药。他坐在床沿，一口一口喂我服下药片。他还为我做了三明治、布丁和番茄汤，我只吃了一点儿，又昏沉沉地躺下。我迷糊着入睡后，就不停地做噩梦，梦见威廉和比尔齐齐地愤怒地瞪着我……我骇叫着惊醒过来，帕特在一旁握紧了我的手，温言软语地安慰我。这样，整个夜里，帕特都像守护天使一样握着我的手，几乎坐了一夜。

周末，我几乎是痊愈了，精神出奇的好，特地为帕特做了一桌中国菜。但是，一直等到菜凉，帕特还是没有出现。我打电话到公司，职员们都早已下班了，又打到他家，仍是留言电话。

我胡乱地吃了些饭菜后，才听见汽车引擎声。一定是帕特，我飞跑地去开门，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白色跑车，却不是帕特的那辆，车上下来一位皮肤晒得黝黑的棕发女郎。

我失望地正要掩门，女郎却看着手心的纸片，又看看我，问：“你是郑小姐？”我点点头。“你知道吗？我是帕特的女友。”她有点神秘兮兮地说。我陡地睁圆眼睛，我的爱情竟是如此不幸，我正爱上帕特时，他的女友却找上门来。我大失风度地翻白眼，说：“也许，他已经抛弃你了。”

女郎不甘心，又逼视着我问：“那么，你不准备把他还给我了，是吗？”

“是。”我突然咳得厉害，“请原谅，我不能吹冷风。”我面

如土色地下逐客令。这时，女郎却嫣然一笑，朝着车内喊：“帕特，出来呀！”

帕特喜不自禁地站在我面前，一手揽着女郎，一手揽着我，边进入房内，边介绍说：“这是我妹妹艾雯，刚从哥本哈根来。”我惊笑，原来是帕特在设局试探我的心。帕特生怕还有什么闪失，突然地，带着些许诡秘，对我轻轻耳语：“我必须带你去一个遥远的地方。”

待我痊愈后，7月初，帕特和我一道飞赴阳光充足的苏格兰。在格那格林镇“黑色铁匠铺”小小的砖砌房子里，一位身穿苏格兰传统格子短裙的老铁匠，让我紧挨帕特站在铁砧前，他一边递过一束白色百合花给我，一边为我披上白色婚纱。并且在帕特的手心放上一枚“金戒指”，他说：“这是专门为你们在铁砧上打制而成的。”

然后，老铁匠就依照18世纪流传下来的婚礼习俗，先询问我：“年轻漂亮的姑娘，请问你年满16岁了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我忍不住地笑出来。接着，他又问帕特：“英俊的先生，请问你是第一次结婚吗？”“是的。”帕特看上去挺严肃的。老铁匠满意地继续发问：“那么，你愿意娶这位美丽的女孩，让她成为你的妻子，并爱她一生吗？”我偷眼看帕特，只见他满脸诚挚，“我愿意！”帕特的声音低沉而有磁性。老铁匠再度把脸转向我：“你愿意嫁给这位男子，让他成为你的合法丈夫吗？”尽管明知是模拟婚礼，但是我还是无端地羞涩起来，我的声音几乎低不可闻：“我愿意！”帕特在我身旁绽开灿烂的笑容。

当老铁匠让帕特为我戴上那枚“金戒指”时，一种笃定的幸福感真真切切地充溢了我的胸间。这时，老铁匠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取出两粒丸儿，嘱咐我们含着。我和帕特相视而笑，因为，我们的嘴里立刻泛起甜蜜而温暖的味道，正像老铁匠所说的：“这‘甜蜜蜜’，是我对你们婚姻生

活的祝福。”

婚礼仪式末了，老铁匠刚刚将我和帕特的右手交叠着放在铁砧上，就猛地举起大铁锤，凌空击下，我惊吓得闭起双眼。只听得当啷巨响，原来他击打的是铁砧的另一头。长吁一口气，我和帕特如获至宝地收起铁匠铺发给我们的“结婚证”。

刚刚步出铁匠铺，帕特立刻掏出慕尼黑买下的蓝宝石戒指给我戴上，指环正合手指，精致地装点了我的素手。

苏格兰的灿烂阳光下，我和帕特紧搂着对方。天空的阴霾散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不老的“铁砧爱情”……

西班牙，“捡回”的爱情 就像红宝石

◆ 摆 摆

我乐意做菲律宾女孩艾玲的“红娘”

1997年8月一个炎热的黄昏，在西班牙格拉纳达小城住了10多年的舅舅开车到机场接我去他的餐馆住宿。这次，舅舅为我担保进格拉纳达大学读硕士研究生，并为我交了学费。作为交换，是格拉纳达本地人的舅妈便说，让我每周几个晚上在他们的餐馆里做女侍。

我乐意一边打工，一边读书。以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掌握的西班牙语水平，读自然科学硕士毫不吃力。同班好友艾玲比我大两岁，是家境富足的华裔菲律宾人。班上有位叫萨雷斯的男生是西班牙一家大公司董事长的公子，他功课很优秀。艾玲私下跟我说，她想追萨雷斯，因为谈恋爱是她学习西班牙语的最好时光。

艾玲的西班牙语不太熟，每每跟萨雷斯热烈地讨论问题时，我都要替她把意思表达给萨雷斯听，艾玲为我的鼎力相助满怀感激。她总是要我加入她和萨雷斯的午餐聚会。我随